

阿阿

雁行到我家

刘墉

雁的世界何尝不是人的世界？

总是流浪、总是漂泊，

总有着重逢的喜悦和离别的忧伤……



雁行到我家

阿阿

(美)刘墉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啊啊 / (美) 刘墉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4. 11

(刘墉作品集)

ISBN 978-7-5502-3769-8

I. ①啊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纪实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32115号

作品《啊啊》，经作者刘墉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-2014-5914

啊啊

作 者: (美) 刘墉

选题策划: 李夏萌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版式设计: 睿佳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范彦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30千字 700毫米×940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000

ISBN 978-7-5502-3769-8

定价: 35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605388

雁的世界何尝不是人的世界？它们总是流浪，总是漂泊，总有着重逢的喜悦和离别的忧伤。

它们为生活而争逐，为生存而战斗，护着子女长大，带着孩子飞翔，看着下一代飞向远方……

三十年前我犯了严重的气喘，医生为我做“过敏源测验”，手臂上扎了十几个针眼，每个都肿很大，只有一个没问题，是“鸡”！

“猫狗都少碰，你只能养鸡！”医生说。

我没养鸡，养了一只亚马逊大鹦鹉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就把鹦鹉送了人，因为它总对着窗外扯着嗓子喊“哈啰”，惹得好多路人登门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更麻烦的是我中年得女，鹦鹉一喊，小奶娃就哭。

女儿上小学，我总算又有了一只不让我敏感的宠物螳螂。女儿为它取了个美丽的名字“派蒂”，我则每天为派蒂奉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虫子，把它训练得武艺高强，能一个下午连抓七只马蜂，一个晚上把朋友大卸八块，而且在新婚之夜吃掉整个老公。派蒂在我的照顾下，比别的螳螂长寿三个月，它死的时候，我非但和女儿为它办了个有鲜花环绕的丧礼，还为她写了本十七万字的小说《杀手正传》。居然后后被两岸五家出版社出版，并译成韩文本。

此后我又养过两只螳螂，但都不及派蒂辛辣，不过瘾就不养了。所幸有许多花花草草跟上，她们的香味虽然有时也会令我敏感，但只要在盛开的时候把花搬出屋子或用塑胶袋罩起来就成了。

每天照顾花，活像养宠物，我居然在其中发现不少“天机”，写成《花痴日记》。这书叫好不叫座，据说学生家长和老师排斥，原因是书名让他们联想，怕孩子会变成“花痴”。直到最近我反问：“爱书是‘书痴’，爱画是‘画痴’，爱砚是‘砚痴’，爱花为什么不能叫‘花痴’？那书谈物情、说物理，比什么都适合学生读。”全国教师会才选做学生优良读物。

《花痴日记》预计写春夏秋冬四本，最先出的是《冬之篇》。2007年着手写《春之篇》，我的生活中又闯入新的宠物——两只野生的加拿大雁。

雁是会飞的鹅，大家都知道鹅能看家，那是因为它们认地方、认主人。如果你偷几个野雁蛋自己孵，让小雁第一眼看到的是你，它会认你做妈，跟着你，守你的家。

相反地，野雁不认你做妈，不把你的地方当家，也就特别警戒，视你为敌人。两只闯入我生活的野雁起先也如此，一见我就鬼叫着飞走。但是在我一点点儿拢络、一步步亲近之后，那被我取名“啊啊”和“呀呀”的两只野雁，非但会跟我散步、帮我看家，还得寸进尺地抢我东西、掏我口袋，甚至飞上我的餐桌、爬上我的肩头。

我也跟它们的一堆朋友打交道，惊讶地发现这群大鸟之间的爱恨情仇，一点也不比人类差。我甚至在“调教”它们的时候，领悟许多教育的道理。

这本书就是以纪实的方式，写我与它们的友谊。它是日记，也是小说，高潮迭起得连我自己都惊讶，悬疑起伏得我至今还搞不清。书写成，我对老婆说：“只怕读者会认为我很神经！”

老婆笑答：“你本来就很神经，很神经地写了一箩筐的鸟事。”

鸟事终于露面了。至于故事精不精彩？我神不神经？请读者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口气读完，再打个分数、说个公道！

目 录

01 邂逅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一月三十日 | 在风雪中归来 / 002 |
| 一月三十一日 | 偷吃的仆人 / 004 |
| 二月一日 | 请你们吃饼干 / 007 |
| 二月二日 | 天降美食了 / 010 |
| 二月三日 | 为你们取个名字吧 / 012 |
| 二月六日 | 喂食出了问题 / 014 |
| 二月九日 | 神鸟知多少 / 017 |
| 二月十一日 | 雪地上的脚印 / 020 |
| 二月十二日 | 大鸟和小鸟的合作 / 023 |

02 接触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二月十三日 | 坠入薄冰的陷阱 / 026 |
| 二月十四日 | 当啊啊拄了拐杖 / 031 |
| 二月二十日 | 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 / 035 |

03 冲突

- 三月二日 大雪 / 038
三月三日 为什么它们不告而别 / 041
三月四日 雁归来 / 044
三月五日 要有礼貌，不能抢 / 048

- 三月七日 有人来叫阵 / 054
三月九日 男人别跟女人斗 / 058
三月十日 我成了它们的警卫 / 063
三月十二日 雁仗人势 / 067
三月十四日 小心眼儿的呀呀 / 071
三月十五日 有雁如狗 / 075

04 旅者

- 三月十六日 啊啊是先行者 / 082
三月十九日 迪士尼天堂 / 084
三月二十日 来自远方的呼唤 / 086
三月二十一日 高球场开放了 / 088
三月二十二日 小帆和啊啊的第一次接触 / 091

05 猎人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三月二十五日 | 猎人出现了? / 096 |
| 三月二十六日 | 今天我们去逛街 / 099 |
| 三月二十七日 | 相机泡汤了 / 103 |
| 三月二十八日 | 你们在雾里迷路了吗 / 108 |
| 三月二十九日 | 吵闹的观光客 / 111 |
| 三月三十日 | 我们被邻居骂了 / 114 |

06 亲爱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三月三十一日 | 我把呀呀夹住了 / 120 |
| 四月一日 | 老鹰出现了 / 125 |
| 四月二日 | 危险的季节 / 130 |
| 四月三日 | 我们一起飞翔 / 134 |
| 四月五日 | 盖在湖边的产房 / 138 |

07 母亲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四月六日 | 伟大的母亲 / 144 |
| 四月七日 | 啊啊来敲门 / 148 |
| 四月八日 | 我看到呀呀的蛋了 / 151 |
| 四月九日 | 会不会有贼潜入 / 155 |

08 战争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四月十二日 | 大战拉开了序幕 / 159 |
| 四月十三日 | 老鹰出手了 / 165 |
| 四月十四日 | 我们帮它孵蛋吧 / 172 |
| 四月十六日 | 有人来偷蛋 / 176 |
| 四月二十七日 | 两雁决斗的殊死之战 / 180 |
| 四月二十八日 | 野雁的爱恨情仇 / 185 |
| 四月二十九日 | 啊啊会招呼客人了 / 188 |
| 四月三十日 | 戴金坠子的啊啊 / 191 |
| 五月一日 | 遇到劫匪? / 195 |
| 五月二日 | 居然挂了彩 / 199 |

09 哀歌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五月三日 | 小雁该破壳了 / 204 |
| 五月六日 | 长了脚的毛线球 / 208 |
| 五月七日 | 宝宝在哪里 / 215 |
| 五月八日 | 都是爱的错 / 220 |
| 五月十日 | 不能宠孩子 / 223 |

10 悔悟

五月十一日 那是谁家的娃娃 / 226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（西双版纳） 悔恨与感伤 / 232

一月十日（台北） 雁爸的玄想 / 235

一月二十四日 游子的归来 / 239

一月二十五日 它们为什么不来 / 243

一月二十六日 是光临，不是别离 / 246

11 似曾相识

一月二十七日 几行鸿雁上青天 / 250

一月二十八日 鬼门关前走一遭 / 253

一月三十日 顽固的鸟 / 257

一月三十一日 爱是一种执著 / 260

二月三日 那熟悉的身影与呼唤 / 262



01 邂逅

一月三十日 | 在风雪中归来

在草地上发现两条野雁屎，湿湿的，表示刚拉不久。现在是一月底的隆冬，草地虽然还有些绿意，下面的泥土却冻得像石头，难道野雁已经回来了吗？

湖上一片冰，而且因为结冻的不同，显出一圈圈灰白的图案，只有湖心偏西岸的一侧，不知由是于水温较暖，还是得到较多阳光，露出一小块直径不到三十公尺的湖水。上面没有野雁，倒有几只海鸥，飞的飞、游的游，算是为这寂寥的冬日添上几许生意。

大学时作过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：“海是大眼的姑娘，海鸥是她片片的飞吻。”这一大片白冰当中，有一小片“蓝”和飞舞的海鸥，倒真像在白白的脸上，张着蓝色的大眼睛。

湖对岸的高尔夫球场，春天是红绿，夏天是翠绿，秋天是黄绿，现在则成为枯黄。落尽霜叶的树，像是一支支“竹耙子”倒插在枯黄的草地上。总掩在树丛后的岸边人家，现在才显现出来。很多人去南部避寒了，只有我，前天反而从温暖的台北飞到这冰封雪冻的纽约，困坐在临湖的书房，跟昏沉的时差对抗。

傍晚下了场小雪，虽然只薄薄一层，天地间却铺上一床白被单。雪才过就

晴了，夕阳把雪地染成红红粉粉的，有小鸟在枯树寒林间飞过，拉出条条黑线和拖在后面的尖叫声。不知小鸟住在哪儿，雪天又吃些什么？突然想到我的“喂鸟器”，明天一定得挂出去，告诉小鸟们：我回来了，“刘氏鸟餐厅”重新开张！

趁着最后一抹余晖，我穿上厚厚的羽绒大衣和长筒雪靴，出去剪蜡梅。虽说地球暖化，今年的纽约却奇冷，把蜡梅花苞都冻焦了。那确实是“焦”，只见许多黄豆大的花苞，看似将绽未绽、挺有生气，却一碰就掉；用手捏，更惊人！全碎成黄色的粉末。所幸还有几枝遮在茶花叶子的下面，看来还好，就全部剪下。突然发现不远处一片零乱的三趾脚印，三根直直的线交织在一点，好像简体字的“个”，我循着脚印找到湖边，一下子全不见了。

“野雁回来了耶！我看到它们的脚印。”回房间对太太报告。她耸耸肩说：“这么冷、这么早，它们一定吃错药了，回来干什么？挨冻吗？”

正说呢，窗外突然刮大风，把地上的粉雪全卷了起来，打在玻璃窗上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表示里面夹了许多冰屑。远处好像传来啊啊啊啊的雁鸣，天已暗，所幸有雪，在一片银白间隐隐约约看见许多黑影，正迎着寒风，先朝湖的左侧飞，再右转，拉出弯弯的弧度，降落在冰湖上。

看温度计，外面是零下八度。

一月三十一日 | 偷吃的仆人

大概因为时差，早早就醒了。拉开百叶窗，听见呱呱呱呱的叫声，抬头看，两只野雁正从后院朝湖上飞去，它们没有直接飞到那一小块未结冻的湖面，而是降落在东侧的冰上。接着伸长脖子扬了扇翅膀，一前一后地往西侧走去。

水边停了好多野雁，约有五六十只，好像一点儿也没被刚才的喧哗影响。它们多半在睡觉，把颈子向后弯，将头埋进翅膀之间，许多还藏起一条腿，用单脚站着。不知这么做是因为冰上太冷，少一只脚站立能保留些体温，还是为了平衡。当头埋在一边翅膀里的时候，用那边的单脚站立会更舒服。

想起小时候父亲说的笑话，有个仆人烧鹅，香味四溢，仆人实在忍不住，偷吃了一条腿。端上桌，主人问为什么只有一条腿。仆人说：“您不见在沙滩上站的鹅，多半只有一条腿吗？”

父亲在我九岁那年就过世了，他说的故事却让我记得一辈子，甚至年岁愈大回想起来愈有意思。可能小时候不懂幽默吧！他说的故事又常常很短，只见他说完自己一个劲儿地笑，我却觉得没什么，反而对他的笑有些诧异。像是他讲有个秃子往瓶子里灌水，水进入空瓶，发出“秃、秃、秃”的声音，秃子气

了，把瓶里的水倒掉。水流出空瓶，发出“不秃！不秃”的声音，秃子又高兴了。

父亲还说过一个水缸的笑话：有个傻子看见地上放着一个水缸，摸摸上面，说：“奇了！这缸怎么没有口？”又把缸抬起来看，更大吃一惊：“怪了！这缸还没有底！”他没想到那是个倒扣着，底在上、口在下的水缸。

这些笑话，我当时都觉得没意思，可是父亲死后，我只要往瓶里灌水或看到水缸，都会想到他。就像现在看冰上一只只单脚站立的野雁，想起那个偷吃的仆人，还有父亲的笑。



野雁们居然整夜以一只脚站在冰上，忍受零下十几度的酷寒弯着脖子睡觉。